

秘密

王绍智◎著
长篇小说

调查

首部反映高官
“交学费”犯罪的小说

官员如何处理人情关系是门必修课
高级检察官揭高官渎职

没当官的想当官，当了官的想升官，他想升官，还真的就升了……

★★★★★
五星图书推荐

中国检察出版社

秘密

王绍智◎著
长篇小说

调查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调查/王绍智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102 - 0605 - 4

I. ①秘…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5277 号

秘密调查

王绍智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zgjccbs.com)

电 话: (010)68682164(编辑) 68650015(发行) 68636518(门市)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20mm 16 开

印 张: 24 印张

字 数: 440 千字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2 - 0605 - 4

定 价: 39.8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点石成金” 001

沱原市委副书记、市长郁先达帮助同窗好友秦光汉在与对手高庆生的竞争中取胜当上了代理检察长。

第二章 乐极生悲 018

省长亲自出席剪彩，全市人民欢欣鼓舞。举全市官民之力的“里程碑”项目，原来是一场骗局。

第三章 以骗应骗 040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郁先达先安排公安追查发帖人，又召集市委常委会统一思想认识，竟然说：30个亿就算我们交了学费。

第四章 秘密调查 061

郁先达为追回被骗巨资，责令公安局秘密调查，检察院秘密介入，全力抓捕骗子牛太元。

第五章 初露端倪 079

从竞买开始，这就是中外骗子相互勾结，设定的一场骗局，郁先达在参加竞买会时置诸多疑点于不顾，睁着眼睛向骗子设好的陷阱里跳。

第六章 浮出水面 097

牛太元不承认诈骗，却检举出招商局长许传新接受日本人300万元贿赂和花3亿人民币购买一堆垃圾设备的犯罪事实。

001

第七章 瞒天过海 120

市委老书记丁秉池登门，向书记市长追问究竟，数千参与集资的群众也集体上访讨债。郁先达等人恐慌之余下达“政治任务”：各自筹款向本单位干部职工还本付息。

第八章 局长自杀 143

郁先达粗暴对待上访老人，秦光汉则严厉痛斥野蛮的信访接待干部。两个同窗好友之间，开始产生隔阂。

第九章 “吃里爬外” 163

秦光汉从安云峰和钟业成家人口中，得知了郁先达把钟业成自杀包装成以身殉职的真相，感到自己的这位好友、准亲家确有渎职犯罪的嫌疑了。

第十章 接受举报 180

秦光汉实地查看郁先达等人为对抗调查设计的造假现场后，陷入矛盾和苦闷之中，大醉一场后毅然赶赴省院汇报，奉命对两名市官渎职案展开秘密调查。

第十一章 车祸谋杀 202

郁先达的妹妹、省委组织部常委副部长郁先影到沱原考察省级后备干部，郁先达、邝家厚顺利通过了考察。

第十二章 市长说情 222

许传新突然认罪，其弥留之际的妻子钟本兰委托郁先达的秘书退出赃款300万元。秦光汉探视钟本兰却得知，钟本兰根本不知道丈夫退赃的事。

第十三章 误入圈套 244

石世宝项目渎职案主要承办人、反渎局长萧剑飞应“郑大年”之约，到温馨旅馆研究案件，却被妻子邵素琴和派出所抓了他和女刑警宁秋萍“卖淫嫖娼的现行”。

第十四章 夜访证人 264

萧剑飞和助手刘明远在酒后找许传新的情人夏小荷调查取证，被高立生发现。萧剑飞、刘明远和刑警重案大队大队长郑大年都受到严肃处理。

第十五章 紧要关口 286

秦光汉、萧剑飞认定许传新又是故作虚假供述，决定对其重新收押，许传新却意外地“畏罪自杀”。

第十六章 拒绝私情 303

人大常委会就石世宝项目引进被骗的渎职责任，向检察院提出质询，秦光汉受到人大常委的激烈批评，萧剑飞情急之下为其辩解，不慎泄露了初查秘密。

第十七章 秘密泄露 322

互联网上出现一个题为《一位检察长与宾馆美女老板的一夜情》的帖子和秦光汉与沱原宾馆美女老板夏小荷的“艳照”。

第十八章 市长报复 342

秦光汉因涉嫌受贿被纪委“双规”，而郁先达、邝家厚双双升任省级高官。

第十九章 并非结局 361

丁秉池的举报和沱原检方的初查结果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秦光汉在最高检和省检察院的支持下，对郁先达、邝家厚渎职案立案调查。

后 记 374

第一章

“点石成金”

没当官的人想当官，当了官的人想升官。沱原市检察院的副检察长秦光汉也想升官，非常非常地想。

想当官的不一定当得上官，想升官的也不一定升得了官。秦光汉想升官，还真的就升了。

秦光汉得知自己升官的消息是一个小时前，他刚进办公室就接到了那个电话。

电话是市委组织部卢兴林部长打来的。卢部长说，今天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郁先达要到检察院去，传达省委组织部的一个通知，通知的内容是省委决定秦光汉任沱原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

秦光汉也不知道自己何时落下这么个毛病，遇到紧张、激动、苦闷、气愤的事情就内急，接罢这个电话一个多小时里就跑了三次厕所。

“好事找上门了，激动什么呢？”他在心里狠狠地责怪自己，“看你这点出息！”

秦光汉在副检察长的位置上已经干了十二年，盼望扶正这一天也已盼了五六年了。

年初，前任检察长苏维安升任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后，他就临时主持全面工作，可是谁来当沱原市检察院的检察长却众说纷纭，成了一个在全市检察系统内外热议的焦点。

前段时间，关于检察长人选的传言很多。有人说省检察院下派，有人说从兄弟市院交流，也有人说从本院产生。从本院产生的人选，集中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秦光汉，另一个是副检察长高庆生。直到组织部门把他们两个同时列为考察对象，并且在沱原两级检察院干警中进行投票测评时，这一传闻才得到证实。

秦光汉刚听到这个传说的时候，暗暗将自己和高庆生放到一块儿比较了一下：他们同一年在机关业务处当副处长，同时下到基层院当检察长，又是同时

被提升到市院当副检察长，资历不相上下，都符合革命化、专业化的要求。论年龄，高庆生今年刚满47岁，秦光汉今年50岁，按年轻化标准来考量，高庆生占有明显优势；论学历，高庆生是法学硕士研究生，秦光汉则是法律本科，按知识化标准来考量，高庆生也占有优势；论背景，高庆生的父亲生前是市委常务、组织部长，8年前因突发脑溢血在任上驾鹤西去，现任的9名常委中就有5名是这位老部长的幕僚，一般地说，他们都会关注老部长的后代。秦光汉呢，祖宗八代都是普通百姓，他是沱原秦氏家族中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官员了。当然，现任市委副书记、市长郁先达是他大学的同窗好友，20多年来一直跟他交往密切，关键时刻也许能够助他一臂之力。但是比起老部长的幕僚们，郁先达即便有心提携秦光汉，也未免有点儿势单力薄。

这样一比较，秦光汉就感到自己不是高庆生的对手，尽管郁先达在前任检察长离任，市委决定让他临时主持工作的时候，曾经私下鼓励他“只管工作莫问前程，你的安排组织会考虑的”。

说起“组织会考虑的”，秦光汉想起一条叫做“十大谎言”的手机短信，其中一条就是“你的事组织会考虑的”。秦光汉情愿把郁先达的这句鼓励当做官话，并没有当回事。毕竟他并没有告诉郁先达自己想当检察长的想法，郁先达也没有向他许诺什么，更没有明确表示要助他一臂之力，更何况组织考察的结果是从不公布的。

秦光汉有时候也强迫自己把职务升迁看淡些，可他又明白，职务高低毕竟体现了组织对一名干部能力的认可。再说，没有职便没有权力，有许多事情你想决定也决定不了，想干也干不成，想发挥自己的才干也没有用武之地。也许是工作实绩起了作用吧，现在省委终于决定，由他担任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明年初经过市人大选举，省人大任命，他就是沱原市检察院的检察长了。从正处到副厅，这可是他人生的重要一步啊！

秦光汉其实也知道自己紧张的原因。有道是夜长梦多，许多事情到最后一刻都是有可能出现变数的。

“咚咚！”随着轻轻两声敲门，侦查监督处副处长萧剑飞拿着薄薄一本卷宗，推门走进来。

秦光汉问：“有事吗，剑飞？”

萧剑飞说：“有个案子想向您汇报一下。”

秦光汉问：“什么案子？”

萧剑飞说：“诈骗。沱东区院请示的。当捕还是不当捕，我们处讨论了半天也拿不准，所以就来向您请示。”

“有案件你应当向高检请示，怎么向我请示来了。”秦光汉说的高检就是高庆生，侦查监督是他分管的。

萧剑飞说：“高检今天没来。”

秦光汉问：“没来，打他电话了吗？”

萧剑飞说：“打了。他说他病了，让我有事都找您，您现在是‘一把手’。”

“我是‘一把手’？”秦光汉怔了一下，忽然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是代理“一把手”了，心里想：“省委的通知还没传达呢，高庆生倒是先知道了。这小子消息这么灵通？”

萧剑飞笑了笑说：“秦检，全院上下都知道了，省委的任职通知都到市委了。您担任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

秦光汉故意装出一脸严肃，说：“别跟着瞎传小道消息！”

萧剑飞说：“秦检，从去年底苏检升到省高院当副院长，就一直传说，接替他当检察长的不是您，就是高检。现在省委定的是您，高检的病是不是……”

秦光汉知道他要说什么，连忙伸手打住，说：“你坐吧。什么案子给我说说，怎么处理等高检回来再定。我可以先给你提个建议。”

“这是一个比较稀奇的诈骗案，大致案情是这样的，”萧剑飞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打开卷宗汇报说，“沱东区一个皮包公司的经理叫郝学义。这几年不是市场不大景气吗？他就专门跟人家订立购销合同，诈骗外地厂家的滞销货。他故意跟人家在合同里约定，货到销售完毕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款。可是，他收到货后马上廉价甩掉，故意留一部分堆在库里。人家一要货款，他就说货没卖完，人家要他先付一部分或者退回剩货，他拿出合同约定来对付人家。”

秦光汉说：“这种情况是诈骗还是纠纷还真不好界定。对方可以起诉他嘛。”

萧剑飞说：“已经有几家起诉，都败诉了。合同上订的就是货到销售完毕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款嘛。”

秦光汉无奈地叹了口气。

萧剑飞继续说：“这种花招用多了就不灵了，郝学义最近又使了新骗术。他在互联网上说手里有工程，把沈阳的一个包工头骗到沱原来，让人家掏钱请客。到饭店专点茅台、五粮液、极品烟，一顿饭花人家上万元。结果呢？上千块一瓶的酒，几百块一盒的烟全是假的。骗的钱他和饭店老板平分。吃罢喝罢，又要人家请他洗脚、喝茶。洗脚喝茶时又跟这些地方的老板勾结诈了人家好几千块。最后又要跳舞。把人家领到舞厅，他就找个机会溜了。包工头发现受骗就报了案。这不，沱东公安分局把案破了，报请沱东区院批捕，区院拿不

准，又向市院请示来了。”

“败类，真是沱原人的败类！”秦光汉气愤地说，“就这样个把骗子就把咱沱原的脸丢尽了！”

萧剑飞说：“可不是嘛。听说不少地方都说咱沱原是骗子城，连举办商品交易会门口都放上‘沱原人免进’的牌子！”

秦光汉听到这里想起一件事：那是去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上，郁先达批评不珍惜沱原形象的行为，说有的沱原人竟然说沱原是个骗子城，还问外地投资商怎么敢到沱原来投资。

会后秦光汉私下跟郁先达说：“沱原难道不是骗子城吗，你怎么就不好好治理一下沱原的诈骗环境？”

郁先达冲他笑笑，说：“咱沱原的骗子高明，认真追究起来都是经济纠纷，你们司法机关都拿他没办法，我这个市长有什么办法？再说了，骗子也是把‘双刃剑’，他骗外地的钱，可他给我纳税。”

秦光汉问他：“你就不怕有朝一日让人家给骗了？”

郁先达笑笑，拍了下他的肩膀说：“你说我这个市长白当了？我后脑勺上都长着眼呢。谁想骗我，就叫他来吧。”

“秦检，您看这个案子怎么办，捕还是不捕？”萧剑飞见秦光汉沉思不语，就盯着他问。

气愤归气愤，这个案子要不要进入司法程序，秦光汉也有点儿拿不准。

他认真想了想，建议说：“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你们拿个不捕的意见让高检定，答复沱东区院，然后再让沱东区院向沱东分局发个检察建议，对郝学义实行劳动教养。”

萧剑飞想了一下，说：“我明白了，秦检。”

萧剑飞起身出门去了，秦光汉看看桌上电话机液晶屏显示的时间，快十点了。“怎么回事，郁先达怎么还不来，是不是有了什么变故？”这样想着，又觉得内急了。

在秦光汉内急的时候，市委副书记、市长郁先达也在内急，不过他不是膀胱“内急”，而是心内焦急。

郁先达有个习惯，早晨一上班先打开电脑，浏览一下沱原政府网站上的“市民舆情”。

今天打开“市民舆情”就大吃了一惊：这个栏目里的网民留言足有四五百条，跟帖“支持”的高达数千人次，大部分都是询问或质问“石世宝”项目情况的。这种内容的网民留言前些日子就已经有了，一天不过三五条，措辞

也较平缓，现在一下子出来这么多同样内容的留言，而且措辞也严厉起来，其中不少甚至质问“石世宝”为什么拖了几年还不投产，市委、市政府是不是借“石世宝”搞非法集资，骗干部的钱，投入的30亿元资金会不会打水漂……郁先达感到“石世宝”投产紧迫了。

“石世宝”是沱原市从日本金建科技株式会社引进的一项高科技煤化工项目，总投资30多亿元人民币，工程分三期建设。第一期是“石世宝”高新建材，其中外墙装饰材料、高新真空门窗玻璃、高新门窗型材。这种外墙涂料耐日晒，抗腐蚀、抗污染，可保持一百年光洁如新，而且隔热保温，可以使室内冬暖夏凉。高新门窗型材料坚固性可与钢材相比，且质量轻，阻燃、隔音，美观度高，无有害气体施放，施工下脚料可回收再利用，也可喷洒特殊降解液作降解处理，非常环保，同样隔热保温。高新门窗真空玻璃，则不仅隔音、隔热而且抗击，门窗用这种玻璃，冬夏室内外温度可悬殊5度以上，使居住者享受四季如春的舒适，性能比防弹玻璃更胜一筹。这三种产品结合使用，夏天可以不用空调，冬天可以不用暖气。第二期工程“石世宝”高级衣料，第三期工程是“石世宝”高效有机肥料。三期工程的废料还可以全部利用制成建筑用的高级空心砖。这种空心砖同样具有坚固、轻质、隔热、隔音功效。三期工程全部建成，就可以打造一个千亿元煤化工产业基地。因为沱原财力有限，便先实施了第一期工程。“石世宝”建材项目更大的优势是原材料在沱原本地遍地都有，只要添加日产的催化剂即可，每吨成本不过300到500元，而市场销售价高达3万元至5万元，堪称“以水换油”、“点石成金”的好项目。并且，这三种建材均具吸收消除辐射和隐形的功能，可以用于军事设施建设，市场前景十分广阔，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150亿元，年利税50亿元以上，使沱原的年工业产值增加二分之一，财政收入翻两番。

这个项目是招商局局长许传新通过他的老同学牛太元牵线，郁先达亲自出马，从沿海和内地四个城市的竞争中抢来的。计划建设周期是1年，而现在已经时近3年，厂房、库房、办公楼早已建成，设备也已进口放在厂房里，中介费、施工培训费、样品费也已付过，累计投资已经超过20多亿元，就是因为还有10亿元的专利技术转让费支付方式合同规定是汇付而日方要求改为美钞现金支付，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因此生产技术资料一直没有到位，技术工人培训也没进行，至今无法投产。

“工期拖延已经影响到市委、市政府的威信和社会稳定了，不能再拖下去了。”郁先达这样想着，立即拨通了许传新的电话，让他抓紧来一趟，商量一下石世宝项目建设的事。

他放下电话，又想起了到检察院宣布秦光汉任职的事，当即又拨通了市委

组织部部长卢兴林的电话：“老卢，省委关于秦光汉任职的通知，本来家厚书记安排我到检察院传达的。我反复考虑，光汉检察长跟我是老同学，我去未必合适。我这儿上午也有点急事，脱不开身。已经通知检察院了，你就代我跑一趟吧。去了给他们党组开个会，提提要求，重点强调一下团结问题，让班子成员全力支持配合光汉同志的工作。辛苦你了，就这样吧。”

郁先达放下电话，觉得一阵头晕头痛，双手按着太阳穴，自言自语地说：“老了，真老了，在这个位子上干了十年了，真不能再干下去了！”他知道明年初市省两级班子就要先后换届。自己已在沱原市市长的位子上干了两届，该让妹妹先影在省里活动一下，做好下一步的安排。哪怕当不了省委常委、副省长，到人大政协去弄个副主任副主席，享受副省级待遇休息也好。他相信凭妹妹与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宗禹的特殊关系，这点事情是办得成的。王宗禹曾经是省委唯一的专职副书记，主管干部、经济和政法工作，是省委班子里的元老，名副其实的实权人物。

郁先影现在是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15年前她大学毕业，分到省委组织部当办事员的时候，郁先达已是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处长。在此后的五年里，郁先达眼看着身边的处长一个个不是提升为副部长或厅长、副厅长，就是派到下面担任了市委书记、副书记或市长、副市长，他却像被黏在处长的位子上，一直没动。

他为此非常苦恼，也十分难以理解。郁先达仔细反思了一下，自己跟上下左右关系都很融洽，不存在“自己人搞自己人的问题”，部长在位已经六七年了，对我郁先达的为人、能力也都了解，更不存在“上面老换人”的问题，唯一能解释通的就是自己“上面没有人”了，而这一点恰恰是郁先达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五年里，郁先影却是另一般境遇，从办事员、科员、副科长、科长已经升到干部处副处长，几乎是一年升一级。

一天上午，郁先达内急上厕所，一进门就听见有人在里面议论什么，好像还提到了妹妹的名字。他有意站着没动，只听一人说郁先影是王宗禹副书记的秘密情人，她的进步其实是出卖自己换来的。另一人接着说，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也不是什么秘密了，整个省委大院都知道，不知道的也许只有郁先达一人了，只不过大家在他面前装聋作哑罢了。又说，等着看吧，郁先达不出俩月非升不可，到时候说不定会一下子跳到正厅，让咱们大吃一惊。

郁先达听到这里，简直无地自容，连方便也忘了，逃难似的跑回自己的办公室。他相信“无风不起浪”，人家的议论不像是捕风捉影。妹妹这五年上得太快了，采取这种手段往上爬也太不光彩，太让人瞧不起了。“耳不听心不烦”。他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再在省委大院待了，必须申请调个地方。

中午下班回到家里，郁先达本想跟先影谈谈，提醒她生活上多加检点，注意点影响。哪知妹妹一进门就兴高采烈地告诉他，说王宗禹已经同意让他到沱原去当市长。

这个消息对郁先达来说，当然是喜出望外。可他并不想到沱原去，那可是全省最穷、最落后的地方。他问妹妹为什么偏让他去沱原，先影说，近期只有沱原能腾出个位子。最穷、最落后怎么了？最穷、最落后最能出政绩，你就不考虑以后的台阶了？这可是连跳两级，下一步再跳一下就是省部级了。别看沱原最穷最落后，许多人想去还去不了呢。如果不是她求王宗禹，他也没戏。

郁先达听她这样说，便又想起了在厕所听到的议论，于是便说：“最近机关出现了关于你和宗禹书记的议论，以后跟领导接触注意一下。”

郁先达本来还担心，自己这样直奔主题，妹妹会受不了，哪知先影听了竟然一脸不屑地说：“注意什么，不就是说我是卖身投靠嘛，让他们眼红吧，宗禹书记还说马上让我当副部长呢。”

果然，郁先影很快就当上了副部长，后来又成了常务副部长。而郁先达来沱原10年，沱原最穷、最落后的面貌依旧，他在市长的位子上也是十年没动。

郁先达想，王宗禹现在虽然是省长，不管干部了，但在省委还是“二把手”有实权，凭妹妹现在所处的位置和她与王宗禹的特殊关系，自己关于退路的设想，应当是可以实现的，更何况王宗禹年底也快从省长的位子上退居二线了，他也会给先影留下一份厚礼的。当然，自己的升迁关键还要靠自己的资本，这个资本就是尽快让“石世宝”项目上马，让省委领导看到沱原的经济马上就要连续翻番的前景，看到他在沱原为官十年的赫赫政绩。这也能免除自己升迁以后的流言飞语。

他很快给妹妹打电话，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先影很赞成他的打算，说：“省级换届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你那个石世宝项目最好能在最近上去。如果最近能投产，我说服宗禹省长到沱原参加投产典礼，安排中央驻省媒体、省级主要媒体去采访，为你们好好宣传，造造舆论。”

郁先达放下电话，心情舒畅了许多，心想：“石世宝项目进展情况该向邝家厚汇报汇报了。虽然他上面没有什么背景，年龄也快到线，可人家毕竟是市委书记。”

邝家厚上午接待了一位重要客人。

此人姓丁名秉池，原任沱原市委书记，十年前退休安享天伦。邝家厚原来在他手下当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因为丁秉池退休前向省委力荐，才当上市委书记的。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在全省市、书记中是比较年轻的一个。

丁秉池退休十年来，几乎未进过市委大院，更不用说市委书记办公室了。邝家厚和市委新班子成员都知道，丁老这是相信他们，担心自己露面会影响新班子的工作决策。尽管如此，这丝毫没削弱他作为老书记在沱原市的影响，不光在现任的班子成员、各局委领导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厅、处级离退休干部中是自然形成的公认的首领，在整个沱原市也仍然是个重量级的人物。因此，每逢重大决策，邝家厚总会登门征求他的意见，对他的意见基本上也是言听计从。

当然，例外也是有的。

那是在石世宝项目决策过程中，邝家厚登门拜访他，说是征求他的意见，其实是向他报喜，想让他看看接班人的魄力和建树。

邝家厚原以为丁秉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兴奋不已，并且会对他大加褒奖一番。不料丁秉池听过他的介绍，半天没说话，后来开口说话竟然连问了三个为什么：这么赚钱的项目，且在国际市场上抢手，精明的日本人为什么舍得转让？这个项目是军民两用，像小日本这样的国家，为什么允许转让给自己的对手？你说国内包括沿海和周边的四个城市都在争这项目，我们沱原与他们比，经济最落后、竞争力最弱，为什么我们能争过来？

丁秉池问过三个“为什么”，又提醒他说，天上不会掉馅饼，30个亿对沱原可是个天文数字，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邝家厚听罢他的三个“为什么”，心里就有了几分不快，心想怪不得沱原在他手下多年面貌依旧，这老头儿的思想观念太僵化了，于是便仔细给他解释，哪知他越解释，丁秉池提出的“为什么”越多。最后，邝家厚急了，就让老书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丁秉池见他固执己见，执意要搞石世宝，也就失去了耐心，向他的接班人下了逐客令。

从此以后，除了春节、中秋节慰问、丁秉池老夫妻生病看望以外，邝家厚很少再到他家去。

“家厚，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丁秉池一进门就说，“有件事在心里憋了好长时间，今天非向你汇报不可了。”

邝家厚连忙起身让座，泡杯茶放到他跟前，说：“丁老您千万别客气，有什么事打个电话，我到您家去就行了。”

丁秉池说：“我知道你忙，本来是不便打扰的。可这件事老干部反映很强烈，还有人放风说要向省委、向中央反映。所以我不得不登门找你了。”

邝家厚意识到他要讲的一定是件大事了，忙说：“什么事，丁老您尽管说。”

“你们搞的那个石世宝项目怎么样了，”丁秉池说，“原定投产期马上超过两年了，20多个亿砸进去了，咱沱原一年财政收入只有10来个亿，可用资金只有几个亿，这笔钱的大部分可都是从银行借的，从全市各级干部手里集资的。可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邝家厚说：“这我和先达市长都清楚，一直没敢掉以轻心。这不正进展呢？”他没敢把石世宝项目因技术转让费支付问题投产搁浅的事向老书记以实相告。

丁秉池说：“那么是什么原因拖了两年还不投产，是不是像外面传说的，项目要泡汤了？”

邝家厚奇怪地问：“怎么会有这种传说？”

丁秉池说：“有没有这种传说并不重要，关键是有没有传说的那种事情。如果没有，就找个机会在会上澄清一下。谣言止于智者，可谁是智者？我一直是相信你的，这不也差点儿信了外面的流言飞语？”

邝家厚说：“您老是智者。要不我还蒙在鼓里呢。”

丁秉池说：“家厚，你别给我高帽戴。你就给我说一句，那个石世宝项目现在究竟怎么样了。我也好给老家伙们解释。”

丁秉池这一问还真把邝家厚问住了。

他这段时间一直忙在会上，石世宝项目一直是郁先达操作的，最新进展情况，他还没顾上详细了解。

“这个项目是先达市长一手操办的。我这阵子这会那会的一个接一个，项目进展的具体情况还真不大清楚呢。”他说。

丁秉池听他这么说，立刻沉下脸来，几乎是用痛心的语气说：“家厚啊，这个项目关系到沱原全市700多万人的苦乐祸福，关系到全市上万名干部的血汗钱。你作为市委书记，怎么能这样放手？你就不怕30亿巨资打了水漂，就不怕撤职、开除党籍、上法庭，不怕落下骂名？”

“这老头儿又钻牛角尖了。”邝家厚这样想着，便拍着胸脯，说，“丁老您放心，这个项目很快就会投产，明年就会带来巨大效益。如果有什么闪失，不用组织处理我，法院判我，我自己就从市委办公楼上栽下去，以命谢罪。”

“以命谢罪？你的命值多少钱，值30个亿？”丁秉池眼里泪光闪闪了，“咱们沱原地下有矿，地上有粮，紧靠沱阳江、津浦大铁路，资源充足，交通发达，多好的条件啊！可我为官一任没能改变落后面貌，交给你们一个烂摊子……当初我交班的时候，对你们寄了多大的希望啊，可十年过去了，沱原还是全省倒数第一……眼下这个石世宝真让我揪心，我真担心你从这个办公楼上栽下去啊！”说罢起身走了，有点步履蹒跚，一步一颤的。

邝家厚看得出老人家是哭着离开的，心头一热眼睛也湿润了。

他决定亲自过问石世宝项目。

邝家厚和郁先达5年前的关系一直是疙疙瘩瘩、磕磕碰碰。

他们几乎是在同时担任沱原市党政“一把手”的。在中国的现行领导体制中，虽然市委书记、市长都是正市级领导干部，但党委是领导核心，书记是核心中的核心。虽说党政分开已经提了几十年，要真正做到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邝家厚原来就在沱原当过三年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郁先达这个市长不同于任何一任，他大事小事完全按照理想中的党政分开干，不仅日常工作不跟他通气商量，就是连本该由市委集体研究决定的重大资金支出、重大项目引进，甚至政府的人事变动也直接安排市委组织部办，几乎很少向他汇报，而组织部等一些关键部门偏偏很买他的账。

邝家厚因此很生郁先达的气，多次在常委会上提醒“个别同志”办事要守规矩，可是郁先达仍然我行我素，甚至还在酒后发牢骚说邝家厚想在沱原“搞一言堂”。这样时间一长，书记、市长关系不和，便在市委大院就成了公开的秘密。这种关系也直接影响到市委、市政府两个领导机关的关系，在南楼办公的市委机关干部把在北楼办公的市长和政府工作人员称作“北楼的”。同样，郁先达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把邝家厚和市委的人称为“南楼的”。

后来，邝家厚渐渐知道了郁先达和郁先影以及郁先影与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宗禹的特殊关系，自知不是郁先达的对手，便主动跟他缓和关系，而郁先达在参加一次全省招商引资工作会议，受到王宗禹一场羞辱后，也感到光靠妹妹与王宗禹这层关系不行，党政“一把手”争斗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所以也主动跟邝家厚缓和了关系。

但是，两人关系缓和后，郁先达仍然大都是按照自己的规矩办事，连石世宝项目决策这样的大事，每一步都是先斩后奏，往往事前连个招呼都不打，更不用说提请市委常委讨论决定了。有时候就是提交常委会，也是只要过程不管结果，连石世宝项目签约，郁先达也是到了那一天才把邝家厚拉去，到现场出席一下签字仪式，陪牛太元、河岛野雄吃了顿饭了事。

当然，邝家厚也乐得清闲，为了工作跟他结对头又何必呢，凭他妹妹跟王宗禹的特殊关系，又斗得过他吗？因此，几年来石世宝项目的进展情况，他基本上没有过问，眼下又是什么状况他也不清楚。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石世宝项目失败的传言已经在流传，甚至可能弄到互联网上去，而且引起丁秉池一帮市级老干部的关注，如果真如传说的那样，几十个亿泡汤了，那将是天大的事！

他不得不亲自过问了。

邝家厚立即给郁先达打了个电话，请他过来商量工作。

郁先达接罢电话很快赶了过来，一进门就问：“什么事，家厚？”

邝家厚先把丁秉池来访的事说了，又问：“石世宝项目近来怎么样了？”

郁先达说：“还是因为资金交付方式卡在那儿，小日本儿是不拿到美金现钞不交技术资料。我正让许传新通过牛太元跟日方交涉呢。”

“那好，一定要抓紧，”邝家厚说，“现在老干部都对这个项目担心，社会上还出来一些流言飞语。我看这个项目不能再拖下去了。”

郁先达点头说：“是的，按照当初的承诺，今年年底就要给全市一万多名干部百分百的分红了。拖上个半年几个月可以，拖时间太久，干部们也就没有耐心了。”接着他把“市民舆情”上的网民留言和跟帖的情况说了。

邝家厚说：“是吗？我这段时间光忙在会上了，连政府网站也没顾得上浏览，没想到外面竟有这么强烈的反映。”

郁先达说：“我看那些散布石世宝泡汤的人，是蓄意制造混乱。散布虚假信息是犯罪，应当让公安立案追查。”

邝家厚说：“那倒不必了。尽快把石世宝项目上马，比什么都紧迫都重要。许传新那边交涉得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郁先达说：“没有。我一上班就打他的电话，办公室没人，手机也打不通。我看他这个招商局长是不想干了！”

邝家厚说：“别着急，派人去找他。这样，专利技术转让费交付的事，你亲自跟日方交涉，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你可以灵活处理。”

郁先达说：“我知道了。我已经让小金找许传新去了。”小金叫金一文，是郁先达的秘书。

“好，这件事就这样吧，”邝家厚忽然想到秦光汉任职的事，于是问道，“检察院那边你去过了吗？”

郁先达说：“上午没脱开身，我让兴林部长去了。”

卢兴林到市检察院先跟秦光汉单独聊了一会儿，隐隐约约地向他透露了市委推荐他担任检察长的内幕：他的老同学郁先达起了关键性作用，并且对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秦光汉根据卢兴林的要求，召开了全院干警大会。

卢兴林先宣布了秦光汉担任市检察院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的通知，接着是秦光汉进行表态性发言。

秦光汉首先表示，感谢组织的信任，感谢全院干警的支持。说他任职后，会全心全意为沱原的检察事业发展办实事，全心全意全力为提高干警的职级待